

推 销 员 之 死

阿瑟·密勒

中央戏剧学院

阿瑟·米勒

推销员之死

陈良廷 译

前 言

阿瑟·米勒，美国剧作家，1915年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，父亲是一个时装商人，他在哈莱姆上小学，布鲁克林上中学，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了两年，后来进入密执根大学，大学期间开始戏剧创作，写了4部剧本，并两次获奖。他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剧作是《鸿运高照的人》（1944），成名作是1947年创作的《全是我的儿子》，作品获当年度的纽约剧评界奖。1949年创作《推销员之死》，获得了当年的纽约评论界奖和普利策奖。1953年，在美国非英活动调查委员会活动猖獗的背景下，他创作了反映北英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地区逐巫冤案的剧作《炼狱》（又名《严峻的考验》），以影射当时的美国现实。1955年，他创作了《两个星期一的回忆》和《桥头眺望》，1956年，阿瑟·米勒与著名性感女星玛丽莲·梦露结婚，1960年离异，1964年他据此经历创作了《堕落之后》，同年还发表了以二战为背景的《维希事件》，其后他还不断创作剧本，但成就平平，如《代价》（1968）、《创世纪和其他》（1972）、《大主教宅邸的顶棚》（1977）、《美国时钟》（1980）等。

在阿瑟·米勒的诸多剧作中，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剧作是《推销员之死》，这是他所有剧作中成就最高、上演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作品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3年上演了这部剧作。作品展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美国梦的破灭。男主人公威利·诺曼是一个推销员，他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和意义的，只要勤奋工作，终会有所成就，他也相信他的两个儿子是了不起的人，会大有出息，但由于环境和自身的原因，到他年老体衰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种成功和辉煌，反而最终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工作，不得不靠每周向人借50美元

度日。两个儿子中，大儿子比夫因在一个偶然的·机会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不忠，人生价值观坍塌，从一个中学时的体育明星成了一个小偷小摸的人，34岁了还居无定所四处流浪；小儿子哈皮志大才疏而又玩世不恭，沉湎于女色。威利最终发现儿子是爱自己的，为了能给儿子提供创业的资本，他选择了用死亡换取保险金的办法，平静地走向了死亡。

作品用心理现实代替了外在现实，使剧作在结构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，大多数场景都由威利的回忆和心理意象来进行转换和调度，使作品在现实、回忆和想象中自由切换，具有舞台艺术独特的魅力。

人 物

威利·洛曼

林 达

比 夫

哈 比

伯纳德

女 人

莱 塔

查 利

本大伯

霍华德·华格纳

詹 尼

斯坦利

福赛思小姐

剧情发生在威利·洛曼的家里和院子里,以及他常去的当代纽约和波士顿各地。

第一幕

〔一支笛子独奏曲悠扬可闻。笛声细弱，娓娓动人，表达出草木和天地的自然情景。幕启。〕

〔面对我们的是推销员的屋子。我们意识到屋子后面以及四周密密层层的都是高耸入云、有棱有角的大楼轮廓。只有天际泛出的蓝色清辉洒落在屋子和前台上；周围地区呈现出一种橙红的炽热灯光。随着灯光越来越强烈，我们看到一排公寓房子那结构坚实的拱顶围着这幢外表脆弱的小屋。这地方弥漫着一股梦幻的气氛，一种来自现实的梦境。舞台中心的厨房似乎还真实，因为厨房里有一张炊桌，三把椅子和一只冰箱。可是看不到别的厨房用具。厨房后面是门口，挂着门帘，通起居室。厨房右边，高出舞台平面两英尺的是间卧室，家具只有一张铜床和一把靠背椅。床头上方一个搁板上搁着一个体育比赛的银质奖杯。一扇窗子正好朝着公寓房子的侧面。〕

〔厨房后面，高出舞台平面六英尺半的是儿子的卧室，眼下简直看不大清楚。隐隐只见两张床，卧室后面是一扇老虎窗。（这间卧室就在那间看不见的起居室的楼上）左边有座楼梯从厨房弯上这间卧室。〕

〔整个场景全部是透明的，或者有些地方部分透明。屋顶的外形只见轮廓；在屋顶下边和上边都看得到公寓

房子。屋前是台口，弯出前台，直通乐池。这块舞台前区不仅是威利一切幻想场面和城里情景的演出场所，而且也作为屋子的后院。凡是剧情发生在目前，演员必须遵守想象中的墙壁界限，只能由左侧的门走进屋子。但在过去的场景里，这些界限都打破了，剧中人物出入房间可以任意“跨过”一堵墙走上前台。

[推销员威利·洛曼从右边上场，拎了两只大样品箱。笛子继续吹奏。他听到笛声，但并不注意。他已年过六十，衣着朴素。甚至在他穿过舞台走到屋门口时，就一望而知他已筋疲力尽。他开了门锁，走进厨房，谢天谢地的放下手里的箱子，揉揉酸疼的掌心。不由松了口气，嘴里嘀咕着“哎呀呀，好家伙！哎呀呀，好家伙！”他关上门，随即跨过挂着帘子的厨房门口，把箱子拎进起居室。

[右边，他的妻子林达在床上一骨碌翻起身。她起了床，穿上睡袍，竖起耳朵听着。她的脾气经常很好，对威利的行为已养成一种竭力容忍、听之任之的态度。她十二分地爱他，她钦佩他，仿佛他那反复无常的性情，他的脾气，他那海阔天空的梦想和无心流露的刻毒癖性对她只是露骨的暗示，提醒她在他内心里翻腾着一股渴望，这种渴望她也有，只是缺乏表达这股渴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激情罢了。

林达 (耳听得威利在卧室外，有点惶恐不安地喊着)威利！

威利 好了，好了。我回来啦。

林达 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(稍停一下)出什么事了吗，威利？

威利 没，没出事。

林达 你没撞坏汽车吧？

威利 (不由恼火了)我说了没出事。你没听见我吗？

林达 你觉得不舒服吗？

威利 我累得要死。(笛声消失。他在床边挨着她坐下，有点僵硬)我开不了车啦。我就是开不了车，林达。

林达 (非常小心、体贴)你整天在哪里？你气色很不好。

威利 我开到了扬克斯^①以北一段路。我停下车去喝杯咖啡。也许是咖啡作怪。

林达 什么？

威利 (稍停)忽然间我再也开不了车。汽车一直开上了路边，你知道吗？

林达 (帮着找原因)啊，也许是方向盘又出毛病啦。我想安吉洛不见得会摆弄史蒂倍克^②。

威利 不，是我，是我。忽然一下子我明白过来，我一个钟头竟开了六十英里，我记不得最后五分钟是怎么开的了。我——我觉得好象不能专心开车了。

林达 也许是你的眼镜作怪。你又不肯去配新眼镜。

威利 不，我什么都看得见。回来时我一个钟头开十英里。从扬克斯开来差不多花了我四个钟头。

林达 (委曲求全)得了，你非歇会儿不可。威利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威利 我刚从佛罗里达回来。

林达 可是你的脑筋不休息。你用脑过度啦，脑筋可重要呢，亲爱的。

威利 我早上再出发。也许到了早上我会觉得好些。(她脱掉

① 扬克斯(Yonkers):纽约州东南小城市,在哈得逊河东岸。

② 史蒂倍克(Studebaker):美国名牌汽车。

他的鞋)这副混帐鞋垫把我脚板弯儿挤得痛死了。

林达 吃片阿斯匹灵。要我给你拿片阿斯匹灵吗?吃了就会好的。

威利 (惊讶)我一路开过来,你明白吗?我很好。我居然还欣赏风景呢。你想想看,我一生中每星期都在路上看风景。不过那一带地方的确很美,林达,树木真密,太阳又温暖。我打开挡风玻璃,就让温暖的空气给我洗个澡。不料一下子我竟离开了车道!说真的,我完全忘了自己在开车。要是我超出了白线开到对面的道上,说不定会压死什么人呢。所以我就再开下去——过了五分钟我又做梦啦,我差点——(他用两个指头贴住眼睛)我有那么种想法,我有那么种奇怪的想法。

林达 威利,亲爱的。再跟他们谈谈。为什么不让你在纽约工作,那是说不过去的。

威利 纽约不需要我。我是专跑新英格兰的。新英格兰可少不了我。

林达 可你有六十岁啦。他们可不能要求你每星期都到处去闯呀。

威利 我得打份电报到波特兰去。明天早上十点钟我说定要去见布朗和莫里森,给他们看看货。他妈的,我能说服他们!(他动手穿上茄克衫)

林达 (夺过他的茄克衫)你明天为什么不直接到公司去,跟霍华德说你干脆就在纽约工作?你太迁就了,亲爱的。

威利 如果华格纳老板活着,现在我早就在纽约独当一面了!那人是个商界老手,是个手腕高明的人。可是他的那个儿子,那个霍华德,他不懂行。我头一回跑北边的时候,华格纳公司竟不知新英格兰在什么地方!

林达 你干吗不把这些事情说给霍华德听听，亲爱的？

威利（受到鼓励）我会说的，我肯定会说的。还有奶酪吗？

林达 我给你做一份三明治吧。

威利 不，去睡吧。我要喝点牛奶。我马上就好。孩子在吗？

林达 他们正睡觉呐。哈比今晚带比夫去赴约会了。

威利（感到兴趣）是吗？

林达 看到他俩一个挨着一个，在洗澡间里一起刮胡子真叫人高兴。两个还一起出去。你闻到了没有？整个屋子一股刮胡子的香液味。

威利 算算这笔账看。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付清房产费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。可没人来住。

林达 唉，亲爱的，人生就是一场空忙呀。一向是如此。

威利 不，不，有人——有人还是有成就的。今天早上我走了以后，比夫说什么？

林达 你不该批评他，威利，尤其是他刚下火车。你不应当对他发脾气。

威利 我到底几时发过脾气了？我只是问他是不是挣了钱啦。这算批评吗？

林达 可是，亲爱的，他怎么挣得到钱呢？

威利（又恼又火）他身上有股摸不透的情绪。他变成一个喜怒无常的人。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他赔不是了吗？

林达 他垂头丧气的，威利。你知道他对你多么钦佩。我想要是他有了着落儿，你们爷儿俩就会更加和睦，不再吵架。

威利 他在牧场里怎会有着落儿？这算过日子吗？当个牧场工人？开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我心想也罢，一个年轻人，到处流浪，各种各样的活都干，对他有好处。可是如今过了十多年，他还是一星期才挣三十五块钱！

林达 他在找个着落儿呢,威利。

威利 三十四岁还没个着落儿,真丢人!

林达 嘘!

威利 毛病就在于他懒惰,他妈的!

林达 威利,请别说了!

威利 比夫是个懒汉!

林达 他们在睡觉。找点东西吃吃。下去吧。

威利 他回来干什么?我倒想知道是什么风把他吹到家里来的。

林达 我不知道。我想他是没辙了,威利。我想他实在没辙了。

威利 比夫·洛曼没辙了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,一个这么招人疼的年轻人居然会没辙了。而且是这么一个卖力干活的人。比夫这个人不管怎么说吧,倒是不懒。

林达 一点不懒。

威利 (动了恻隐之心,下了决心)我明儿早上要找他;我要跟他好好谈谈。我要给他找件事干。他立刻就可以出人头地。天哪,还记得他在中学里人家一直围着他转吗?只要他朝其中一个人笑笑,大家就满面春风。只要他在大街上一走……(他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)

林达 (想法把他从回忆里拉出来)威利,亲爱的,今天我给你弄了一种新的美国式奶酪。是搅奶酪。

威利 我喜欢吃瑞士奶酪,你干吗偏偏去弄美国奶酪?

林达 我只是考虑你想换换口味——

威利 我不想换口味!我要吃瑞士奶酪。干吗老是跟我闹别扭?

林达 (借笑掩饰)我还以为这会叫你意外高兴一场呢。

威利 天哪,这儿怎么不开扇窗子啊?

林达 (无限耐心)窗子全开着呐,亲爱的。

威利 人家在这儿把咱们困成这个地步。砖墙啊,窗子啊,窗子啊,砖墙啊。

林达 可惜咱们没把隔壁那块地买下来。

威利 街上到处挤满汽车。邻近一带连口新鲜空气都吸不到。草也不再长啦,后院里连胡萝卜都种不活啦。可惜没有一条反对造公寓房子的法律。还记得外面那两棵好看的榆树吗?那时节我和比夫还在两棵树间挂上吊床来着。

林达 是啊,真象离开城区一百万里地似的。

威利 可惜没把砍倒那些树的营造商抓起来。他们在邻近一带大砍大杀。(出神)我越来越想念那些岁月啦,林达。现在当令的是紫丁香和紫藤。接下来牡丹也要开啦,还有水仙花。这屋里有多香啊!

林达 唉,说到头来,人总得活动活动吧。

威利 不行,如今人越来越多了。

林达 我倒看不出人越来越多。我看——

威利 人越来越多!国家败就败在这点上!人口控制不了。竞争激烈得叫人发疯!闻闻那座公寓房子一股臭味!还有另一边那座……叫人家怎么能搅奶酪啊?

[威利念到最后一句台词时,比夫和哈比在床上起了身,听着。

林达 下去吧,尝尝。别出声。

威利 (内疚,向林达转过脸来)心肝儿,你是不是为我担心啊?

比夫 怎么回事?

哈比 听着!

林达 你操心的事太多啦。

威利 你是我的命根子,我的主心骨,林达。

林达 你就尽量放心吧，亲爱的。你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。

威利 我再也不跟他吵啦。要是他想回得克萨斯去，就让他去吧。

林达 他会找到出路的。

威利 那还用说。有些人就是大器晚成。我看，象爱迪生，或者古德里奇^①。其中一个还是聋子呢。（他移步向卧室门口走去）我要在比夫身上下本钱。

林达 呃，威利——要是星期天暖和，咱们开车到乡下玩玩去。咱们打开挡风玻璃，吃顿野餐。

威利 不，新车上的挡风玻璃开不得。

林达 可你今天打开了。

威利 我？我没打开。（他住了口）嘿，怪不怪！这事多么离奇——（隐约听得笛声，他大吃一惊，慌忙中打断了话头）

林达 怎么啦，亲爱的？

威利 这真正是最最离奇的事。

林达 怎么啦，亲爱的？

威利 我想起了那辆雪佛兰汽车^②。（稍停一下）一九二八年……那时我买了那辆红色的雪佛兰车——（突然停住）希奇不希奇！我敢打赌，今天我开的正是那辆雪佛兰车。

林达 嘻，这有什么。一定是什么事情勾起了你的回忆吧。

威利 离奇。活见鬼。还记得当年那些日子吗？比夫经常给汽车打蜡那股子劲？汽车行死也不信那辆车开过八万英里了。（他摇摇头）嗨！（对林达）合上眼吧。我马上就来。（他走出卧室）

① 古德里奇(B. F. Goodrich, 1841—1888):美国物理学家和橡胶制造商,古德里奇(旧译固特异)橡胶公司创始人。

② 雪佛兰(Chevrolet):美国名牌汽车。

哈比（对比夫）天哪，兴许他又撞车了！

林达（在威利后面喊着）楼梯上当心，亲爱的！奶酪在当中的搁板上！（她转身，走到床前，拿起他的茄克衫，走出卧室）

〔灯光在两个儿子的房间亮起。只听得威利在自言自语，“八万英里，”说罢哈哈一笑，但不见人。比夫起了床，朝舞台前方走几步，聚精会神地站着。比夫比他弟弟哈比大两岁，体格健壮，但在那些日子里却带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样子，而且不大有自信心。他的成就不如哈比，理想却比哈比远大，但不如哈比容易被人接受。哈比高大而魁伟。男子气是他身上的明显特色，或者说不少女人所发现的一种气派。他象哥哥一样没辙，只是方式不同，因为他从来不肯认输，因此也就更加糊涂，更加顽强，虽然看上去更加心满意足。〕

哈比（起床）要是他再这样下去，驾驶执照就要吊销啦。不瞒你说，比夫，我真是替他担心。

比夫 他的眼睛不好。

哈比 不，我跟他一起开过车。他眼力好得很。他就是心不在焉罢了。上星期我跟他开车到城里去。碰到绿灯他停车，换成红灯他倒开走了。（他笑了）

比夫 也许他是色盲。

哈比 爸爸吗？咳，在这门行业里就数他识别颜色的眼光最好，这你也知道。

比夫（在床上坐下）我要睡啦。

哈比 你跟爸不再闹别扭吧，比夫？

比夫 我看，他的气全消啦。

威利（在他们楼下的起居室里）一点不错，八万英里——八万二千英里！

比夫 你抽烟吗？

哈比 (掏出一包香烟)来一支？

比夫 (拿一支烟)我一闻到烟味儿就睡不着。

威利 嘿！这蜡打得多地道啊！

哈比 (流露深挚的感情)真希奇,是吗？比夫！咱们又睡在这儿啦？还是老早的床。(他充满深情地拍拍床)还有咱们联床夜谈说过的那些话,呃？咱们的一生呐。

比夫 是啊。多少梦想,多少计划呵。

哈比 (威武地嘿嘿一笑)大概有五百个女人希望了解咱们在这间房里说些什么吧。

[两个人会心地笑了。]

比夫 还记得住在布希维克大街那个胖女人贝茜吗——她到底姓什么来着？

哈比 (梳头)牵着牧羊狗的！

比夫 就是她。我把你带到那里去的。还记得吗？

哈比 记得,我想——那还是我头一回呢。哎呀呀,真是一头猪！(他们近乎粗野地大笑)我懂得些女人的事儿还不都是你教的。这一点可别忘了。

比夫 我看你准是忘了自己过去多么容易害臊。特别是见了姑娘。

哈比 哎呀,我见了姑娘还是容易害臊,比夫。

比夫 嗨,别胡说。

哈比 我只是没轻易流露出来罢了。我想我越来越不害臊了,你倒越来越害臊了。怎么啦,比夫？过去的脾气呢？过去的胆量呢？(他摇着比夫的膝盖。比夫站起身,不安地在房里走来走去)出了什么事？

比夫 为什么爹老是笑话我？

哈比 他不是笑话你，他——

比夫 凡是我说什么话，他脸上总带着嘲笑的味儿。我没法接近他。

哈比 他只是想要你争气罢了。比夫，我早就想跟你谈谈爹的事。他——出了什么事啦。他——老是自言自语的。

比夫 今天早上我看出来了。不过他一向爱嘀咕。

哈比 可没这么明显。我送他上佛罗里达时搞得好狼狈。你知道怎么着？原来多半时间他在跟你说话呢。

比夫 他说我什么啦？

哈比 我听不明白。

比夫 他说我什么啦？

哈比 我想实际上是因为你还没成家立业，你还是有点上不沾天、下不着地。

比夫 哈比，搞得他灰心丧气的事何止这一件呢。

哈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比夫 没什么。只要你别把事情都推在我头上就好啦。

哈比 可我想如果你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——我是说——你在外边有没有前途啊？

比夫 说真的，哈普^①，我不知道前途是什么。我不知道——自己应该要干些什么。

哈比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比夫 说起来，出了中学我就花了六七年工夫尽量想干出一番事业来。运务员啊，推销员啊，哪行没干过？过的是一种低三下四的日子。夏天里火热的早晨要到地下铁道赶火车。一辈子都在盘货，打电话，买进卖出。为了两星期的休假，

① 哈比的爱称。

一年要受五十个星期的罪，其实你要求的无非只是到野外，消消气罢了。再说你老是还得抢在别的家伙头里。话又说回来——你就是这样子在闯前途。

哈比 哦，你在牧场里真痛快吗？你在外边满意不满意？

比夫（越说越激动）哈普，打从战前我离家以来，我干过二三十种行当了，结果都没什么两样。这点我最近刚明白。在内布拉斯加那时我放牛，后来在南达科他和北达科他，还有亚利桑那，如今又在得克萨斯了。我想，这就是我现在回家来的原因，因为我明白这一点了。要知道我干活的这个牧场，现在又是春天了。牧场里添了十五头小马。没有比看到一头母马和一头新生的小马更叫人上劲的，没比这更美的了。要知道现在那儿正凉快。得克萨斯现在正凉快，春天到了。每逢春天来到我安身的地方，天呐，我一下子就有这种感觉，觉得自己真是一事无成！整天跟马儿厮混，一星期挣二十八块，我到底图个什么呀？我三十四岁了，该为前途着想啦。于是我就匆匆回家了。眼下，我到了家，可我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。（稍停）我始终抱定宗旨决不虚度此生，可我每次回到这里，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只是虚度此生。

哈比 你是个诗人，这点你知道吗，比夫？你是个——你是一个——空想家！

比夫 不，我搞得稀里糊涂了。也许我应当结婚。也许我应当专心干门什么行业。也许我苦就苦在这一点上。我就象个孩子。我没成家。我没立业。我只是——我就象个孩子。你满意不满意，哈普？你倒有出息，是吗？你满意不满意？

哈比 满意个屁！

比夫 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在赚钱吗？

哈比（精力充沛，表情十足，走来走去）我眼下只能等门市部经